

在世界尽头 相遇

在南极，我与一切相遇，包括爱情
这世上，没有世外桃源
能抵御风浪的，只有我们的内心

路佳瑄◎著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在世界尽头 相遇

路翎◎著

在诗、在魔、即和世、已招爱情

在诗、在魔、没有世界和

能遇、下向、只有、他们的内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世界尽头相遇 / 路佳瑄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86-4428-8

I. ①在… II. ①路…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24173 号

在世界尽头相遇

著 者: 路佳瑄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4428-8/I·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自序

放下目的，学会感受 ——我爬行在世界尽头的南极大陆上

“你为什么想去南极？”伟韬问我。

“因为没去过。”我说。

“有人说，南极是世界的尽头，是地球的最后一块净土，是自己一生的梦……你呢？你为什么想去南极？”他又问了一遍，好似引导。

“因为没去过。”我重复。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比没去过、所以想去看看更简单实际的理由吗？即使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南极。很多人喜欢将美好寄托在未知中，但旅行，真的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顶多是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一下人的注意力。假如我们失业、失恋、失忆了，就算走到月球上，失去的东西该找不回来还是找不回来。由生存和生活带来的问题，就应该回归其中去解决，而不是把全

部希望和幻想都寄托在旅行当中。另外，旅行也不是写了书、出了名、寻到了艳遇或嫁给了老外。当然，这些可以做，但不要只是下春药给读者看，而更应该把旅行中的那些不容易、不美好，原原本本地展示出来。旅行，往往是对浪漫想象最不遗余力的颠覆。真实的旅行是辛苦、肮脏、狼狈的，是全身酸痛、不解风情、恨不能立刻把自己丢进睡眠、无暇花前月下，是一张“漂泊”的床意味着巨大的疲惫、常常挑战忍耐的最大极限的。当不断有人问起，我这些年来的旅行是否为了出走、寻找、沉淀、净化或为创作积累素材时，我的回答都是——因为没去过。

我说的是真的。或许对于大多数渴望自由的人来说，他们想要的更多。但在我看来，对于饥饿，最棒的描述是形容一片面包；对于自由，最好的表达是出去走走。没有任何期许和幻想的旅行，可以说走就走、想停便停，可以随着心情留下或离开。不需要为原本就疲惫的身心加码，放下目的、回到初心、学会感受，这种感觉简直太棒了。当我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放弃自己时，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于是理解了什么叫自然而然。我想要的人生际遇，可以让我的思维和心智始终保持敏锐，同时又能够坦然地与我欣赏的人交会。我只想要很小一块地方，可以不起眼，但必须阳光明媚。我不求名牌珠宝，但定要多多施与。再不然就游走四方、观察人生，并记录下它的意义。那个有名的童话故事《小王子》里讲：如果不去遍历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但我们遍历了世界后，却发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美好的地方去了。当我们开始寻求时，我们就已经失去。而如果我不开始寻求，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身边的一切是如此可贵。

可惜的是，有这样想法的旅行者非常少。大多数人都在忙乱和恐惧中，执着于自己的期望。原本，每个人都是空心的，在被外物所带来的欲望和

他人的生命体验唤醒了方向之后，渐渐浸染上了情感的力量，而后深入肌理。于是，很多人变得热衷于为自己的决定和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好借口——看似繁华美好，实则杂念丛生。他们用笨拙的想象力把自己弄脏，并且不知所以然地认为，这就是成熟。人之所以常常走入迷途，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自以为知。我不认为人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可以用“宽容”二字来涵盖。恰恰相反，我觉得成熟像摄影，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成熟就是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重要的、不重要的分别是什么。进而，做一个简单的人。

或许我们应该拿出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去找寻一个完全无人识得、无人不在乎、无人需要自己的地方，并在那里停留一些时日，将身体和思维放空。无人识得，就有时间自己识得自己。无人不在乎，就能学着自己照顾自己。无人需要，就会舍得重塑自己。与其在别人目光下过日子，不如以真面目示人，以骨触碰，疼了就走。最终能留下的，才值得倾尽所有，坦诚相待。不忧，不惧，不揣摩，不执着，不聒噪。相信时间，相信它最终为你所留下来的那部分。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是懂得欣赏造物美妙的唯一被造物，好像会思想的芦苇，脆弱而有尊严。过去，虽然经常接到约稿，但我从不愿意为任何出版机构和个人写旅行笔记或路书，因为写不好。在走了那么多路之后，我终于明白，人，行得越久、越远，就越能感到自己的无知。我从不认为我所走过的路，我蜻蜓点水般的见识、经验和情感能够支撑一本书的内容，还让它堂而皇之地走进许多陌生人的阅读世界里。我更希望以“知之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从容待之——看花、看树、看山、看水、看人情，并不时拂拭心上的尘土。于是，我成了一个不张扬的旅人，独自完成大部分旅行。所以即便是南极，在我最初的印象里，也只不过是一次旅行，而

非创作。

独自旅行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自由而随性。坏处是，人会变得太固执、太孤僻。而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不够融合、不爱热闹，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冷漠、不讨喜。孤僻的性格加之不太好的记性，致使那些经历过的光阴与旧事，像若有若无的标记，最终风干成了琐碎清简的纹理与碎片。可有一点我不会忘记，那便是在旅行中识得的那些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或浓烈或平淡或真诚或温暖地活着，构成了他们的人生。

那天，在得知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南极后，我果断取消了已经定好的坦桑尼亚行程，办理了去往阿根廷的签证，之后便一路向南、向南，直到再没有南方，直到世界尽头。一切都没有期待，但充满未知。过去几年，我一直过着孑然一身的日子，始终以为，如果不能找到步伐一致的人，那就一个人主宰自己的旅行，也不算太坏的事。毕竟命运太蹊跷，若能刚好遇到不疾不徐、不迟不早的情感，是要花掉很多运气的。因此，在拎着沉重的行李踏出家门之时，我所能预见的只是即将来临的天地之大美，却未曾想过能遇见一个牵着我的手一起徜徉人间仙境的人。可那个人偏偏就来了，来到南极大陆与我相识。他叫向东，年长我一些，为人低调，人缘又好。与他交往，如同品茶，水是沸的，心是静的。一茶几、一只壶、两个人，浅酌慢品，听内心平静，或者绚烂。他的出现让我相信，人定会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丽的风景。

爱情是需要想象力的。有时候，爱情所带来的动人想象，比爱情本身更有意思。原本我并未想过写一本与南极有关的书，原本我以为这只是一场旅行。可谁知，越往南，越难忘。我在世界尽头看到了最美的风景、最可爱的动物和追逐梦想的人。我还在世界尽头遇到了向东。而后来的日子里我才知道，这相遇给了我一段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寻的完美爱情。我们

没有轰轰烈烈，也不曾万劫不复。时常牵手旅行，很少浪漫告白。我习惯沉默，但每个吻都深情用心。他温和风趣，但会为我扫清一切障碍。

爱情有很多种。有些爱情，活在回忆里。有些爱情，活在痛苦中。最完美的爱情，是你爱的那个人，活在你身边。这，便是南极这块神奇的大陆赐给我们的最昂贵的礼物。于是，我将这样一本书，送给与我在世界尽头相遇的他。我想为他记录下我们在南极发生的故事，我们看见的生物、冰山和所有的微笑与奇迹，为他留下最完美、妥帖的爱情，留成永恒。

此外，我还在这次旅行中遇到了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摄影师”、美国《国家地理》的王牌摄影师弗兰斯·兰廷。我一路跟随着兰廷先生学习摄影，展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摄影之旅。我所搭乘的“奥斯卓”号法国游轮和游轮上的专业探险队，为兰廷先生和我们这些学员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支持——总是允许我们最早登陆或巡游，最晚归队。于是，每次登陆我们都比其他旅者多出三倍甚至更长时间，用来接触南极大陆。这听上去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虽然事实要比这糟糕得多。

由于每天户外摄影时间过长，强紫外线和劲风让我疼痛难忍、宛若刀割，几近毁容。可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用兰廷先生传授的方式投入到南极大陆的怀抱中，我看到了巨大纯美的角落就那样静静地绽放着。冰川上海豹的声音意外地迷幻到宇宙，像平克·弗洛伊德的歌声。当三头巨大的、如同怪物一样的座头鲸环绕在我们小得可怜的冲锋艇周围嬉戏时，我望着触手可及的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竟然坚定地认为，它们一定不会攻击我们的冲锋艇，更不会伤害我们。而企鹅的生与死，更让我觉得，生命，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拍企鹅的时候，最好选择蹲下或趴在地上，把自己变得越小越好。当它们忘记了你的存在时，你就能看见它们的世界。”兰廷这样告诉我。因此，

我决定把这位伟大的摄影师告诉我的事，连同这些天我始终趴在满是泥汤和企鹅粪便的南极大陆上所看到的一切，通通告诉你们。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南极。因为，我的整个南极旅程，几乎都是趴在地上完成的。我爬行在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南极大陆上，用企鹅的视线与那里的一切相遇。当我们在世界的尽头相遇时，世界的尽头又在哪里呢？慢慢地，我了解了一些什么。南极，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世界尽头，更是人类自我认知的尽头。在我们走了那么久、那么远之后，是南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回回头。

南极，没有哲学，也没有艺术，这巨大而永恒的存在就是哲学和艺术的舞者。于是，来到这里的哲学家、语言学家都只能做学生，而那些愚弄过死亡、逃离了黑暗的所谓真正的旅者，也不过是明星。在这里，人类只能像很多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原住民那样，给好奇装上脚，凭着眼睛和勇气与自然对话。真正的哲学家是数也数不尽的企鹅，真正的音乐家是游弋于冰下和海底、吟唱着类似电子音乐的座头鲸和海豹，真正的语言学家是无言地述说着地球之炽热的火山口。盛气凌人是这片大陆不屑一顾的，只有卑微的好奇与融合的体验可以被微笑着接纳。

我喜欢南极冰山上的巨大裂痕，透过裂痕，深浅不同的蓝光向外溢出，那光让一座座千年冰山充满神秘感与生命力。由是可知，每一个生命都当有裂缝，如此才会有光射出来。

路佳莹

2013年于拉萨

目 录

[序] VI

[自序] 放下目的，学会感受
——我爬行在世界尽头的南极大陆上 IX

壹 四个国家，三个五日，两个朋友 1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诗一样的名字，有读起来和谐悦耳的节奏，有闭起眼就能闻到的绵长婉转的气息，有优雅高贵又热情奔放的文化。是人类共同的渴望塑造了这座令人惊叹的城市。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美更能撼动人心的呢？

贰 乌斯怀亚，是天涯 21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曲调，需要最复杂的练习。旅人叩过每个陌生人的门，才找到自己的家。人只有四处漂泊，才能到达心灵深处的殿堂。

叁 摇啊摇，摇到南极洲 65

如果你把这个地球上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却仍旧没有找到你想要的梦想家园，那就掉到地球的底部去吧。只有不受约束的人，才会掉到地球的底部来。

肆 直到再没有南方 093

静谧的小岛荡漾在海中，被氤氲的雾气和汹涌的海水守护着，企鹅、海豹、飞鸟纵横其间，它们与天呼应、与地为伍、与海相伴，与自由交欢，与死亡比肩。

伍 浮冰之下，宛若天光 117

当我看到金字塔形冰山时，我便知道，若要在心里画一个符号，那一定是三角形的，它看似简单，却稳固至极，有着不显山露水但能秒杀一切不安稳因素的沉着与厚实。

陆 在世界尽头相遇 181

向东伸出一只手，我牢牢地抓住，被他轻轻一拽，便紧挨着他坐在了有些潮湿的海滩上。在自然巨大的空灵与美丽面前，语言不是沟通的主体，心才是。

柒 座头鲸，我的野生动物朋友 229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次瑰丽壮观、无与伦比的冒险之旅。一艘艇、一座海、三头鲸、一个世界，这是属于我的、最特别的冒险。

捌 当它们忘记了你的存在，你就能看到它们的世界 259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学习了解外面的世界，培养对其他生命的爱、同情和理解，学习耐心地实践幸福的感悟，在泥土中看到黄金，在草丛中看到宝石。

玖 雪地里的朝圣者 279

所谓梦旅人，只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事实上，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的真正想法。坚持下来的人，最坚强，也最孤独。

〔后记〕 南极是一个答案，去过才知道 300

壹

四个国家，
三个五日，
两个朋友

上帝先是创造了旅行,然后才是疑虑和乡愁。

——西奥·安哲罗普洛斯



2007年冬季，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那时我还很穷，用仅存的一点积蓄忐忑而茫然地登上了去西藏的火车。我一夜没睡安稳，在可可西里荒漠的晨光中揉着酸疼的眼睛醒来。踉踉跄跄往卫生间走的时候，我看到车厢一端的滚动屏幕上写着“车外温度：-34摄氏度”，心里顿时就打起了寒战。我转头向车窗外望去，一丝光亮正冲破黑暗向四周发散，目之所及的每条河流都已凝结成冰。不知为何，那一刻，我的内心和思想瞬间便清澈起来。直到现在，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我第一眼望向可可西里初升的太阳时的心情：黑暗，但格外明亮；寒冷，但逐渐温暖。那不是普通的黑暗与寒冷，在那之前，我从没有在哪一刻觉得，黑暗如此应该被感谢。因为若没有它，我便感受不到光明与温暖的力量。

打从那个时候开始，旅行对我来说，便成了欲罢不能的事。我不能忍受，自己抱着电脑从一个会议室冲进另一个会议室的时候，西藏的山鹰正在湛蓝的天空盘旋；我做年度预算的时候，澳洲的考拉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睡着大觉；我写PPT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争先恐后

地跃出水面；我钻进出租车拜访客户的时候，房屋角落里的蚊子正在欢快地做爱；我跟老板吵架的时候，一群背包客正坐在一起边喝酒边说些有的没的……这世上多的是踩着高跟儿踏不上的路、喷着香水闻不到的味儿和写字楼里见不着的人。

于是，我把大多数人存起来用来买房买车生儿育女养老送终的钱，还有朝九晚六打卡撞钟混吃等死嚼舌根敛红包穿小鞋儿的时间，全部用来旅行。其实，旅行是一件透支未来的事儿，因为要把老老实实在工作攒下来的钱全部当作旅费，而且还要承担未来衣食无着的风险。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但是，一个崭新的关于“家”的定义，在我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是一只28寸的旅行箱或一个70升的背包所能容纳的一切。

旅行，是一种改变，它改变着人的思维、气质和眼光——当世界不能够为我们改变的时候，我们得学会改变自己。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倘若不能用心经历，旅行也就变成了上车睡觉、下车撒尿、抬手拍照、回家什么都不知道的庸常行为。我们当然可以张扬自我，但最好不要过度催眠。换一种说法，如果说阅读有催眠、镇定之功效，能够让人暂时忘记现实中的一切境遇，那么旅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样的。然而，仅凭着对陌生环境的浮光掠影所产生的新鲜感，并不足以让人开启一个真正全新的世界。不愿意洞悉日常生活之美的人，也无法发现旅行之美。无非是把旧生活搬进了新地点，换汤不换药。要知道，开始一段旅行，并不意味着要和什么告别。对自己诚实、坦然、勇敢，也并不是只有在旅行中才需要。

除此之外，要对自己的能力做客观的评估，量力而行——有多少旅费，就走多远的地方，不要伸手向家里要钱或向朋友借钱，要懂得自负盈亏，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做一个有趣的人固然是让他人羡慕和喜欢的，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追求“有趣”这一层面。当然也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我们必须有本事把“有趣”当成事业来搞，并让别人心甘情愿为之埋单。

每次被朋友问起“最近打算去哪儿”的时候，我通常会开玩笑地回答：没计划呢，把世界地图钉在墙上，用飞镖“嗖”的一下投出去，只要不掉进海里，飞镖扎在哪儿就去哪儿吧。这次是离家最遥远的地方——南极。自此之后的每一次旅行，都只会离家更近一些。那就去南极吧。坐完飞机坐大船，一路飘飘扬扬、晃晃悠悠地消失在人类文明的信号所能覆盖的任何区域。



阿根廷的签证是我办理过的签证中最麻烦的。听说，不但规则一直在变化，而且不受理个人递签。我跟着曲向东老师发起组建的“极之美极地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起进行了团签。准备面签资料的烦冗过程，总会让人心情不佳。想去南极，光有梦想怎么行。重要的是钱，而且越多越好。虽然有些不爽，但我还是不得不按照要求把签证所需要的资料一样一样地准备妥当。

面签那天，我被通知早上8点到使馆门口候着，可直到快11点，使馆的大人们才正式开门“营业”，将等待多时的人们都放进屋里。一群人拥挤着在本子上做了简单的人员登记，之后便继续等待。后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才知道，阿根廷人的生活节奏极慢，办事效率也非常

低。因此，就算是火烧眉毛的事儿，在阿根廷也要慢慢来。

面签的过程非常简单。几个被叫到名字的人一起进去，在回答了诸如职业、去阿根廷的目的、之前是否去过等最基本的问题后，签证官会微笑着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旅程，而后结束。前后不过5分钟。



离春节只剩5天。我拖着沉重且巨大的行李箱，背着大小几台相机、若干镜头，踉踉跄跄、连滚带爬地到了首都机场。过去的旅行，我从未有过将各个季节、不同功能的衣物、鞋子通通打包塞进行李箱的经历。但我知道，这次的旅行，不同于往常。我要去的，是这个星球上离北京最遥远的地方，是要经历夏、春秋、冬不同季节的地方。我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从北京到我们登船的地方——世界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单程22102多公里，往返超过44000公里。赤道的周长是40076公里，这意味着，这次旅行，我将绕地球一周还多！

当看到扮成企鹅的工作人员站在机场入口处时，我想我找到了队友。接下来，领取相关资料、换登机牌、出关、安检、候机……因为距离登机的时间还长，我不紧不慢地通过了一道道关卡。慢而有序，是我长久以来的习惯。我的心像秋日的天空，安静祥和，还隐隐飘浮着快乐的云。

2013年2月5日凌晨1点半，登机、起飞。我搭乘的是卡塔尔的航班，从北京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需要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转